

文訊

WORD POWER

第二十二期 二零零五年六月 Issue No.20 June 2005

OFFICIAL LANGUAGES DIVISION, CIVIL SERVICE BUREAU

泠泠妙音

在希臘神話中，太陽神阿波羅不獨是運動健將，更是音樂大師，由他統領的繆斯 (Muses) —— 九位掌管藝術和科學的女神，都能歌善舞。音樂在凡間的地位同樣崇高。在古希臘的城邦，音樂修養是衡量人民素質的重要尺度。教養良好的名士尊稱為“音樂人”；說某人“沒音樂”，等於說他沒修養。

音樂之生，本於人情。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，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”。¹當初引發音樂靈感的外物，可能是風聲、鳥鳴、拍岸濤聲，迄無定論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藝術領域裏，音樂最抽象，涵蓋層面最闊，表達也最為細膩。

音樂和語言，都是人類最原始的溝通方式，但不同於語言的是，音樂直指人心，不用通過推理思考，即能引起心弦的共鳴，感人至深。樂曲可以寫景、抒情，又或捕捉瞬間的印象。作者可以憑曲寄意，將難以言傳的幽微思緒、哀樂之情化成跌宕的音符。森巴、探戈、搖滾樂等節拍強勁的樂曲，更能使人不由自主地擺動身體，手舞足蹈。

樂器的創造是人類偉大的發明。人類奏樂的歷史少說也有八千年。在新石器時代，先民已開始用石頭和獸骨打製石磬、骨笛等樂器，自此音樂伴隨人類歷史而發展。中國早在三千年前已創立精深的樂律理論。周朝雅樂場面宏大，單是擊奏的編鐘，一套共有五十多件，兼且製作精美。唐代樂器的種類多達三百，有琴、瑟、笛、鑼、鈸、琵琶、嗩吶等等。盛唐時代“家家盡唱昇平曲，帝幸梨園親制詞”，²音樂普及的盛況可以想見。

在遠古文明的國度，人們相信音樂能導人向善，甚或超凡入聖。猶太教《塔木德經》(Talmud) 說，天上有一座神殿，大門只會為歌聲打開。中國和希臘兩大文明古國，都將音樂視為培養高尚品格的必要條件，



一如《禮記·樂記》所言：“德者性之端也，樂者德之華也”。周朝禮樂盛行，朝廷制禮作樂，就是確信莊嚴的音樂能起薰陶教化的作用。

不同民族的音樂，風格各具特色。非洲音樂的節奏活潑酣恣，充滿動感；印度音樂則像一道靜靜流淌的清泉；西方古典音樂結構嚴謹，注重整體布局，因而喻為“流動的建築”；中國傳統音樂重神輕形，結構猶如水墨畫的長卷構圖，自由而鬆散，但卻錯落有致，憑藉節奏的疏密變換、對比與統一來體

現曲中情思。

音樂與社會風尚、哲學思想密不可分。中國哲學三大主流——儒、釋、道思想，對傳統音樂影響深遠。儒學的“敦厚莊重”、道學的“無”、佛學的“空”，都主張捨繁取簡，形成傳統音樂崇尚遠、虛、淡、靜。以古琴為例，琴曲多屬單音的曲調，沒有和聲襯托，在虛實中重虛，在有無之間重無，追求的是虛實相涵、若顯若隱的空靈之境。

音樂的回響與心弦的顫動，交織成奇妙的旋律。美妙動人的音樂沒有國界，無須翻譯，便能逾越語言的藩籬，溝通人類的心靈，撥動情感之弦。音樂天地無限寬廣，蘊藏無盡寶藏：貝多芬氣勢磅礴的交響樂、莫札特優美和諧的樂章、清幽疏淡的古琴曲、自由奔放的民謠小調……

音樂法力無邊，既能振奮人心，又能讓人忘憂解勞。平靜的心靈會因激昂的旋律掀起波瀾，煩躁的心境會隨著悠揚的樂韻恢復寧靜，仿佛脫離凡塵，俗慮全消。音樂神奇的力量，妙不可言。

¹ 《禮記·樂記》

² 寶常《還京樂歌詞》

題目附註：“泠”粵音“鈴”，“泠泠”形容聲音清越悠揚。

錦城絲管日紛紛，半入江風半入雲。
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？
杜甫《贈花卿》